

張孝祥詞箋校



〔宋〕張孝祥

宛敏灝 箋

黃山書社

〔宋〕張孝祥 撰
宛敏灝 箋校

張孝祥詞箋校

(皖)新登字05號

叢書常務編輯·楊應芹
責任編輯·彭君華
裝幀設計·蔣萬景

安徽古籍叢書

張孝祥詞箋校

〔宋〕張孝祥撰 宛敏灝箋校

祖保泉 審訂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辦公室編

黃山書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281號)

新華書店經銷 安徽書刊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 字數: 20,000 插頁: 4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ISBN7—80535—385—9/G·142 定價: (精)9.50圓
(平)6.50圓

前言

(一)

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宋高宗紹興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生於鄞縣（今浙江鄞縣），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卒於蕪湖（今安徽蕪湖市）。在短促的一生中，歷官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並先後六守外郡，顯示其從事政治活動的能力。同時，他對文學創作及書法等多方面也具有卓越才華和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南宋初年詞風轉變中的著名作家之一。

一、家世歷陽之東鄙……蓋文昌之後

孝祥所以別號于湖或稱于湖居士，當因遷寓蕪湖關係。按蕪湖縣漢屬丹陽郡，晉太康二年又分丹陽縣增置于湖縣，故治約在今安徽當塗與蕪湖縣間。自宋以來，一般已視于湖與蕪湖為古今名。孝祥有自贊說：「于湖，于湖，隻眼細，隻眼粗；細眼觀天地，粗眼看凡夫。」讀此知孝祥固嘗自稱于湖，並非如于湖居士文集附錄宣城張氏信譜傳（以下簡稱譜傳）所云「學者稱爲于湖先生」。

原籍和州烏江縣，宋和州治歷陽，烏江爲其屬縣（今安徽和縣有烏江鎮）（一）。孝祥代其父祁回張推官書云：「某家世歷陽之東鄙，自先祖始易農爲儒。或云唐末遠祖自若湖徙家，蓋文昌之後。文昌諱籍，見於唐書，烏江人也。」若湖未淤前在和州與烏江間。孝祥稱唐末居其地的先世爲「遠

祖」，則自中唐張籍以下的世繫殆已不可考，僅知其爲籍之後裔而已〔二〕。

歷陽張氏這一家族在南宋王朝參與政治活動之較著者，有孝祥及其伯父邵，從侄即之，宋史各爲立傳。無傳而見於宰輔表者有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孝伯（即之父）。此外如孝祥父祁、叔父鄉（孝伯父）、從弟孝曾、孝忠（並邵子）、子同之等亦皆仕有政績並多以文學著稱〔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孝祥出生於鄞縣方廣院之僧房〔四〕。母時氏，生孝祥後旋歿，故其設九幽醮薦所生母青詞中有：「終身之恨，弗逮於慈容」等語〔五〕。

先是，孝祥大伯父邵於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登上舍第，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官衢州司刑曹事。孝祥有與嚴守朱新仲書云：「建炎倣擾，尚書（指邵）奉大母馮夫人渡江，諸弟悉從」。按建炎三年（一一二九）二月，高宗「始聽士民從便避兵」（宋史本紀高宗二），同年九月，張邵已假禮部尚書使金，故張氏舉家南遷至浙約在此年。邵使金時，二弟祁邵皆補官，並添差祁明州觀察推官，奉母以居。和州旋於十一月間一度爲金兀朮所陷。在渡江窮追宋帝途中，次年正月又攻陷明州。三月，兀朮引兵北歸。此後多年未在和州這一地帶交戰，張祁很可能率領孝祥於紹興十年短期回到故鄉〔六〕。

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金兵又連陷壽春、廬州，二月趨歷陽。據于湖先生文集附錄譜傳說，「紹興初年，金人寇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德橋西。時公（指孝祥）甫數歲」。看來他們父子是這年正月倉卒渡江暫住。到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張邵自金返宋，旋遭母喪，張祁已無長駐鄞

縣必要。從此便在蕪湖定居下來。

二、好底盡爲君佔却

于湖居士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張孝伯序云：「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捨。」這說的是同寓鄞縣時事。譜傳謂遷居蕪湖後，張祁「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指孝祥）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池」，此當係無稽之談。至年十八時，居建康，從鄉先生蔡清宇爲學（文集汪文學墓志銘）。

宋史張孝祥傳稱孝祥「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文集孝伯序說：「每見于詩、于文、于四六，未嘗屬稿。和鉛舒紙，一筆寫就，心手相得，勢若風雨。孝伯從旁鈔寫，輒笑謂曰：『錄此何爲！』」問從手掣去。良由天才超絕，得之遊戲，意若不欲專以文字爲事業者。」

他在取得科名方面頗順利。宋史本傳云：「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據孝伯序爲紹興癸酉歲），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這樣就以二十三歲的少年，成爲當時衆所艷稱的三元及第。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曾記載這樣一件事：「去年今日（詞略），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伎有歌此至「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顫者數四。坐客皆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孝祥竟不覺也。」可以想見他在十餘年後，對此還是很得意。可是在當日却因此惹出一場災難。

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三：「紹興二十四年，總得（祁）之子安國，由鄉薦得對集英。考官置第

七，秦墳爲寇。墳試浙漕南官皆第一。先傳臚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爲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喑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耶！」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對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佔却。」四朝聞見錄所載基本相同，最後說：「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佔斷』，蓋嫉之也。」秦檜爲何嫉孝祥，顯然由於他的孫子秦垾沒有奪得狀元關係。檜爲此事是煞費苦心的，早在去年八月秦垾會試兩浙漕司，檜曾撤去不聽話的主考而另派別人。及禮部復試和廷試前，檜在人事方面都有所安排，不意功敗垂成，他怎得不惱羞成怒吶（七）？

這時胡寅以「譏訕朝政」罪被遠斥新州。檜把孝祥擢狀元事跟胡寅聯繫起來，已流露將借詞陷害張祁父子之意。據宋史本傳說：唱第後，檜親黨「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譜傳亦云：「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中外……秦相益忌之」。於是使右正言張扶誣祁與胡寅勾結，有反謀。次年九月逮祁下大理寺鞠治。幸其年十月檜死，魏良臣密奏赦獄釋罪，到十一月乙丑張祁才得出獄。宋史本傳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八）。」

三、雖富貴、忍棄平生荆布

上面提到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由於泳係檜黨，「不答」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他所以不答似不僅單純爲此，還有一段難以告人之隱，就是早與一位李氏同居，並且已經生了長子同之。

關於同之是否孝祥之子以及于湖詞念奴嬌（風帆更起）和兩首木蘭花慢（送歸雲去雁、紫簫吹散後）等有無本事，這是文獻無徵、向難索解的問題。

自一九七三年文物第四期刊出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一文，介紹文物中有同之夫婦墓志各一方。這對肯定孝祥和同之的關係是個難得的重要資料；可惜墓志除提到同之生母爲李氏外，關於孝祥與李氏一段因緣的始末，仍然毫未透露。後來作者偶然把上述三首詞跟有關孝祥生平的一些資料聯繫起來考慮，因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現簡述於下：

建炎以來，金兵屢次南下。江淮之間居民，多數渡江避難，這里包括有張孝祥和同之的生母李氏。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孝祥「領鄉書」，纔十六歲。其與李氏相愛經過無從懸揣，但二人發生夫婦關係，可能即在此年或更早幾個月。年輕早熟，十五、六歲有個情侶，原不足爲怪，但究竟不是正式婚姻。尤其張祁出獄以後，想到爲拒婚觸怒了曹泳，不無餘悸。在不宜將與李氏同居關係公開出來的情況下，商量結果是另娶表妹時氏爲正室，好共同把前此一段風流韻事隱瞞起來。這一迫不得已的辦法，似得到李氏的諒解。於是在紹興二十六年的重陽前一日，孝祥由建康送別李氏回到原籍桐城縣（即漢桐鄉舊地）。這時同之已經十歲。再從有關張同之的傳說推測，李氏回鄉，似以要學道爲名，定居於浮山附近。此山的壁立巖有天然石閣，供道教祖師真武像。巖自北宋已有張

公巖之稱，後人不察，竟謂由於同之棄官辭家隱於其中，辟穀僊去（見和州志及浮山志）。但據同之墓志，他是卒於官舍的。

請看孝祥爲此而寫的幾首詞，現將念奴嬌一首鈔在下面：

風帆更起，望一天秋色，離愁無數。明日重陽尊酒裏，誰與黃花爲主？別岸風煙，孤舟燈火，今夕知何處？不如江月，照伊清夜同去。船過采石江邊，望夫山下，酌水應懷古。德曜歸來，雖富貴、忍棄平生

荆布！默想音容，遙憐兒女，獨立衡皋暮。桐鄉君子，念予憔悴如許！

據「望夫山」和「遙憐兒女」等語，知送與被送者有夫婦關係；但又說什麼「雖富貴、忍棄平生荆布」。棄，就不是一般離別了。上遍從江邊一片秋色離愁寫到人的思維活動，暗想李氏明日已成爲無主的黃花，連今宵也不知飄泊到哪裏。自恨不如江月還可以隨人同去。換頭設想李氏船過采石磯，會因望夫山的傳說而聯繫到己身的遭遇。接着寫自己此時的心情，剛得富貴，怎忍就拋棄向來甘苦與共的孟光！風帆已遠，暮色蒼茫。他猶獨立江皋悵望着李氏和同之。如此負心，實非得已，因而希冀桐鄉的士大夫們予以曲諒。全詞每協一韻各自成段，層層遞進，沉痛地表達其無可奈何的心情。

不忍棄終於棄了，這在情感上是多麼難堪。兩首木蘭花慢（詞長不錄）協韻相同，大約都是在送別後不久寫的。「送歸雲去雁」一首從別時痛苦寫到別後情懷；「紫簫吹散後」一首用了一些夫婦生離死別故實，由追維往事寫到相見無期，充分表達了遣返李氏後自己心情上的痛苦。前人欣賞這

兩首詞，由於不明本事，只能從字面上去評價。如楊慎詞品卷四說：「清麗之句如佩解湘腰，釵孤楚鬢，不可勝載。」賀裳皺水軒詞筌却說「昇庵極稱張孝祥詞而佳者不載，如「醒時冉冉夢時休」（與原句有出入）「擬把菱花一半，試尋高價皇州」，此則壓卷者也。」爲何這幾句算是壓卷，也沒有說出個道理來。現在却有條件更爲確切地去理解這兩首和其他有關的詞了。

孝祥娶正室時氏疑即在遣返李氏後不久。時氏在臨安病故，約在紹興二十九年（一一五九）以前。譜傳載孝祥卒時有子曰太平「方髫年」，當係後娶者所有。同之墓志稱以孝祥致仕恩授承務郎，則其時與李氏關係當已公開。

四、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孝祥娶時氏那一年，官不過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但接連遷陞，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除起居舍人，次年又兼權中書舍人。文集卷十有殿廬偶成詩云：「簾幕垂垂燕子風，官花春盡翠陰濃，日長禁直文書靜，寶蕪時時一拆封。」這是他當日生活的寫照。但就在本年八月，他竟被汪徹所劾罷。先是孝祥與汪徹同爲館職，修先朝實錄。徹老成畏禍，務在磨棧；孝祥年少氣銳，欲悉情狀，往往凌拂之。至是徹爲御史中丞，爲了報復宿怨，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之下」，請「速從竄殛」。此案並牽連其親故多人同被處分。究其所劾者類皆不實或誇大之辭，欲加之罪而已（九）。

高宗詔予孝祥外任而本人乞官觀，乃以孝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秋歸蕪湖，舟行江中作多麗詞云：「景蕭疎，楚江那更高秋。遠連天，茫茫都是，敗蘆枯蓼汀洲。認炊煙、幾家蝸舍，映夕

照、一簇漁舟。去國雖遠，寧親漸近，數峰青處是吾州（下略）。

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除知撫州。宋史本傳稱其「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諸傳更舉一事例，略謂：臨川詰卒搶劫兵器庫，孝祥單騎馳赴軍中平亂。首先安撫了聽命的衆卒而斬其倡亂者，結果闔城晏然。又文集曾節錄其在撫州禁止出售假藥的禁榜。從這兩件事可以略見孝祥的應變之才和對人民的關心。但他在臨川約僅一年，又被落職離開。

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的秋冬，孝祥閒居，時往來於宣城、蕪湖間。此年九月，金主亮大舉南下侵宋。十一月初八日，虞允文集合王權潰卒與金兵會戰於采石，大敗之。此役是宋金對抗中間性的一戰，完顏亮被阻不得渡江，東下到揚州爲部下所殺，南宋小朝廷纔得轉危爲安。孝祥聽到這一勝利喜訊，以激動的心情寫了一首水調歌頭和廬佑甫聞采石戰勝，全詞如下：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爲寫悲壯，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闕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

剩喜然犀處，駭浪與天浮。

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未解，勳業故優游。赤壁磯頭落

照，肥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據韓元吉水調歌頭和廬佑甫見寄有「坐想敬亭山下」，「相對兩詩流」等句，知張廬時同在宣城。孝祥這首和詞一起就抒寫開捷的喜悅。「剪燭看吳鉤」等句表達了自己從戎衛國的豪情壯志。

換頭歌頌虞允文却敵制勝的勳業，比之於周瑜和謝玄。這年虞已五十二而孝祥纔三十，說虞春秋鼎盛，也就顯得自己更是年少有爲。接着寫赤壁、淝水這兩個古戰場的愁人景象，亦即暗示江淮失地

尚待恢復。最後以「乘風」、「擊楫」兩語作結，豪邁有力，尤見作者壯懷激烈和憂國熱情。

五、忠憤氣填膺

采石大捷，宋軍民都受到很大鼓舞。孝祥和龐佑甫詞外，還寫了辛巳冬聞德音七律二首。這時高宗起用張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請高宗進駐建康。孝祥想象將見「翠蹕春行天動色，牙檣宵濟海無波」的盛況，但以「小儒不得參戎事，剩賦新詩續雅歌」爲憾。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初五日高宗到建康府，張浚入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二月初六日，高宗又還臨安。孝祥當即在此期間赴建康在浚幕作客，所見所聞，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有一天在張浚宴客席上寫了一首著名的六州歌頭：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

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氍毹，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

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這首詞一開始就指出長淮千里，關塞已經蕩然無存。征塵暗淡，霜風淒緊，更增戰後的悲涼。因而追懷往事，慨歎中原淪陷，洙泗殫腥。接着指出強敵只隔一水，獵火照江，笳鼓驚心，形勢仍岌岌可危。換頭抒發自己的懷抱，空有雄心壯志而時不我待。懦怯的統治者按兵不動，議和的使者絡繹於途。象這樣委屈求全，苟安誤國，試問何以爲情？最後舉出淪陷區人民向往祖國，殷切希望恢復的

事實；揭露忍辱求和是多麼違反人民意願，使人感到無比憤怒。這首詞不僅表達了作者的滿腔悲憤，更有力地鼓舞和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據朝野遺記載：「歌闋，魏公（浚）爲罷席而入」。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淋瀝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但事實上高宗只圖苟安，所以孝祥仍然是「小儒不得參戎事」，到閏二月中旬只好又回到宣城去了。

隆興元年（一一六三），孝祥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以五月到任，次年二月赴召。平江即今蘇州，當時倚爲臨安屏障。孝祥扶植善類，抑強暴，庭無滯訟。在短短幾個月內，做了不少有益於人民的事，如上疏乞不催兩浙積欠，屬邑有大姓煮海囊橐爲奸利，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斛。次年即以此粟賑濟吳中饑荒。

隆興二年（一一六四）二月，孝祥以張浚薦召赴行在入對。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又兼領建康留守。這時孝宗因和議不成復詔張浚視事江淮。孝祥奉命後，在建康劃一利害，首先奏陳：「臣今來起發，欲先往鎮江府措置事宜訖，即至建康交割職事，就令本府以次官時暫權管，卻往兩淮。將來若有邊事，亦許臣往來措置」（以下尚有請准訪問才能，按劄州縣官吏及奏報徑投御前等條）。可見他爲了抗金軍事措置是如何爭取時間積極去辦。不過在和戰兩派激烈鬥爭中，孝宗也就舉棋不定。由於湯思退的黨羽尹穡、錢端禮、王之望等的竭力詆毀，四月張浚罷判福州。這樣，孝祥就不得不去。約在半年後，他亦被劾爲浚黨而落職了。

孝祥罷建康留守後，便回到蕪湖。乾道元年正月，寫了一首滿江紅于湖懷古。元吳師道吳禮部

詩話說：「于湖玩鞭亭，晉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温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張安國滿江紅云（詞略），雖間採溫張語而詞氣亦不在其下。嘗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這首詞是借王敦反晉事來抒發自己對南宋王朝寄託的希望，故有「東南、佳氣鬱葱葱」等語。

六、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六月，張孝祥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按湯思退已於去年落職永州居住，行至信州憂悸而死。故孝祥得復官。

根據文集現存詩詞，得知孝祥此次赴任係由蕪湖取道今江西、湖南轉往桂林。陸行至衡山改舟溯湘江，以七月七日過永州到達任所。

宋史本傳稱其「治有聲績」。公暇與交遊時相唱和，其水調歌頭桂林中秋有「老子興不淺，聊復此淹留」等句。同調另一首桂林集句一起用杜甫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而結以「莫問騷事，有酒且頻斟」，足見此時確確實實興復不淺。不過到「重陽時節」，他寫了一首柳梢青錢別蔣德施粟子求諸公，便有「一杯莫惜留連，我亦是天涯倦客」等語。尤其滿江紅思歸寄柳州表現歸思很濃，詞云：

秋滿灘源，瘴雲靜，曉山如簇。動遠思，空江小艇，高丘喬木。策策西風雙鬢底，暉暉斜日朱欄曲。試側身回首望京華，迷南北。

思歸夢，天邊鵲，遊宦事，蕉中鹿。想一年好處，砌紅堆綠。羅帕分柑霜落

齒，冰盤剝茨珠盈掬。情春纖縷餽擣香齏，新翦熟。

羅帕一聯，楊慎詞品卷四曾舉爲「詠物之工」例句。孝祥身在遠郡猶回望京華，說明思歸不僅是爲了懷念江南風物。當然，思親也是原因之一，例如說：「家在楚尾吳頭，歸期猶未，對此驚時節」（念奴嬌欲雪呈朱漕元順），「不因純餽，白頭親望真切」（念奴嬌張仲欽提荆江邊再和）。次年春三月行廣右道中，作七絕二首（文集卷十一）有「啼鳥一聲家萬里」及「勸歸啼鳥意諄諄」等句，仍流露思歸情緒。

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六月，孝祥罷靜江府，代之者張維（仲欽），原爲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餞別席上，孝祥詩有「伏櫪壯心猶未已，須君爲我請長纓」句（文集卷七），可略見其懷抱。

孝祥約以六月下旬離開桂林，三日過興安，遂泛湘江北歸。便道遊浯溪，勾留約旬日。七夕又抵衡陽，十五日登祝融峰。嗣自長沙經湘陰以中秋日到達洞庭，亭午繫舟屈原廟下。是夜「天無纖雲，月明如晝」，於是盡却隨從而獨登金沙堆。今集中猶存當時所作記、賦、祭文及古體詩多篇，其念奴嬌過洞庭一詞，尤爲後世所傳誦。詞云：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鑾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

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孝祥自來靜江，思歸之情時見於文字，但對於「以言者罷」則似未能釋然。歸途初尚遊興甚

豪；及過長江，又有如下一些詞句：「一葉扁舟，誰念我，今日天涯飄泊？平楚南來，大江東去，處處風波惡。吳中何地，滿懷俱是離索」（念奴嬌星沙初下）。「落日閒雲歸意促，小倚篷窗，寫作思家曲」（蝶戀花行湘陰）。字裏行間，交織着隻身漂泊和世路崎嶇的感慨。在念奴嬌這首詞裏，則更突出自己的高潔，以見言者之無端毀謗。故有「表裏俱澄澈」，「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等語。宋魏了翁跋此詞真蹟云：「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斟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鶴山大全集）清查禮亦云：「念奴嬌過洞庭一解，最爲世所傳誦。其中如玉鑿瓊田三萬頃……表裏俱澄澈。又云：短髮蕭騷襟袖冷……不知今夕何夕，皆神來之句，非思議所能及也。」（銅鼓書堂詞話）王闓運更謂此詞飄飄有凌雲之氣，覺東坡水調，猶有塵心（湘綺樓詞選）。又宋翔鳳樂府餘論云：「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可謂知恢復之本計。其念奴嬌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爲惜朝廷難與暢陳此理。」此蓋宋氏讀詞之「悠然心會」處，可備一說。

江行經黃州暫停，訪東坡，作五律東坡、黃州各一首。後者有句云：「艱難念時事，留滯豈身謀！」九日在蘄州，旋過江州東下歸燕湖。

七、湘波不動楚山碧

乾道三年（一一六七）三月望日，過金山。爲寺僧題堂名曰「玉鑿」（題蘇翰林詩後）。五月，起知潭州，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赴任經彭澤故縣至江州，與王質遊廬山；旋過鄂州以六月到長沙。錢送前任劉珙（恭父），今存致語及詞多首。蒼梧謠錢劉恭父次首云：「歸。獵獵薰風颭繡

旗，攔教住，重舉送行杯。」可見一時酬酢之盛。

宋史本傳稱孝祥爲政簡易，時以咸濟之，湖南遂以無事。譜傳並舉其爲一婦人平反冤獄。

孟冬，築敬簡堂爲講學之所。先是隆興二年（一一六四）四月張浚罷判福州，同年八月卒。此時張栻（敬夫）兄弟扶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孝祥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築堂與敬夫講性命之學，四方之學者漸至。孝祥自篆「顏淵問仁」章於中屏，張栻作記。朱熹爲書記並作詩。嗣知熹將爲衡嶽之遊，遂邀其來長沙。據與朱編修書，此次爲二人第一次會晤。熹不久離去，孝祥有南鄉子送朱元晦張欽夫邢少連同集詞。按孝祥於理學無所成就，其與理學家張栻、朱熹交往，主要由於政治見解相同之故。

乾道四年（一一六八）春，在長沙出郊勸農，與老稚會飲。他寫了一首五言古詩，題爲勸農以湘波不動楚山碧花壓闌干春晝長爲韻得干字：

積雨已連月，長沙尚春寒，今朝定何朝，喚客來江干……勸農有故事，殷樂非所安，薄晚會春園，老稚隨馬鞍。歲肩侑尊酒，呼喚來同盤，從容及鄙事，爾汝開心肝。我是耕田夫，偶然爲此官，飽不知稼穡，愧汝催租瘢。願言各努力，長年好相看。

就分韻字數看，想見一時賓從之多和與民同樂盛況。孝祥在長沙又曾有湖湘以竹車激水詩。文集謝堯仁序說：「其帥長沙也，一日有送至水車詩石本，掛於書室，特携堯仁就觀。因問曰：「此詩可及何人？不得佞我。」堯仁時窘於急卒，不容有不盡。因直告曰：「此活脫是東坡詩，力亦直與相